

■玉渊杂谭

诗意如盐，过犹不及

生活需要诗意，不过，“诗意”泛滥也是糟糕的事。据报道，近日有位江苏的法官创作了一份“诗意判决书”，不但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诗句和大量个性化语言，还有“人生如梦！当婚姻出现裂痕，陷于危机的时刻，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挽救，而不是轻言放弃，本院极不情愿目睹劳燕分飞之哀景，遂给出一段时间，以冀望恶化的夫妻关系随时间流逝得以缓和……”这样被称为“后宫体”的文字。对于这些充满“诗意”的举动，舆论分歧较大，有人坚决抵制，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提倡宽容。

在我看来，工作报告、判决书等公文应遵循一定之规。这种规范既包括行文逻辑，也包括遣词造句。

尤其是法律文书，更应强调法言法语的运用，哪怕读来有些费解也应遵循。这并非死抠字眼，而是因为文字乃内容之外衣，关乎文稿本身的逻辑。文学作品特别是诗，可以应当追求文辞优美、言不尽意，让读者从似与不似、若有若无间探寻人生妙谛。公文承担的功能却不是这样。以法律文书而言，作为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法言法语是法律行为和法治思维的重要工具。法律语言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法律内容、法律理念的沟通、理解与执行。各级官员所作工作报告也不是表达个人情绪的舞台，而是施政的任务表和路线图，一字一句均关乎黎民百姓切身利益，也应以简洁、准确、实用为准则。如

果一份公文写得天花乱坠，却因语意模糊而可作出自相矛盾的解释，让利益相关者无所适从，这样的“诗意”除了给人带来烦恼，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在公文中恰到好处地引用个别诗句或名言警句，增强内容的说服力倒还无可厚非，毫无必要地使用半文半白的语言甚至网络流行语，就有些“炫技”而讨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政府文书说理的严密性和判断准确性，维护和匡正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即便为此割舍华丽的辞藻也丝毫不犹豫。公文拒绝“诗意”，正是为让生活多些诗意。

当然，公文谢绝“诗意”，并不是向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关上文艺的大门。相反，公务之余吟诗作赋、

书画自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官员写得一手好诗，还工于书画，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在大力反腐倡廉、提倡健康生活情趣的今天，更应在公职人员中大力倡导这一“古风”。那些在文艺方面有天赋、修为高的官员，完全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积累素材，搞搞创作，真有实力者不妨冲击一下茅奖、鲁奖或诺奖，又何必将大好的才华浪费在板正的公文之中呢。

要之，诗意似生活之盐，如果一点儿没有，生活就像白水煮萝卜，虽不妨碍充饥，但毫无滋味，不过，如暮之所及，全是盐疙瘩，那就不但没有滋味，而且无法果腹了。因此，我们欢呼诗意，但请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

文·尼三

■桂下漫笔

朱熹与严蕊

文·夏明华

爱情总能寻找适合它的故事。无论原先的故事多么无聊，只要被爱情发现、抓住，就一定按照爱情的逻辑，被剪裁创制，变得精彩纷呈。想起朱熹与严蕊的故事，想起这位风尘女子缠绵悱恻的《卜算子》，仿佛千古回音，在脑海里萦绕不去。

故事原型很简单。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任职浙东，前后上六道奏折，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事情闹得挺大。但是没有疑问，主角是朱熹与唐仲友。他们之间的过节，大约与爱情故事也扯不上边。

接着，故事有了一点变样。因为朱熹给唐仲友的诸多罪名中，有一项是指责唐仲友勾搭营妓严蕊。于是，严蕊取代唐仲友成为主角之一。有了美色介入，公众的创作欲与同情心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唐仲友与严蕊地位悬殊，是爱情故事角色的绝佳人选。严蕊应该美貌多情又多才，朱熹应该是不通人情，狭隘冷酷，甚至心怀妒忌。所以朱熹严蕊二人都被浓墨重彩，像演戏一般，表达读者心中早已存在的两军对垒。

人物矛盾由原先的“朱唐”变成“朱严”，故事的主题也跟着发生了改变。“朱唐”之争，不过是秀才争闲气；“朱严”之争呢，却意在歌颂爱的坚贞。故事里，严蕊的形象固然光彩照人，最重要的是，爱情借这个故事又做了一次充分表演。

故事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朱熹弹劾唐仲友所提及的女性，其实不只严蕊一人。“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嫖舞，虽在公筵，全不顾忌。近来又与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断公事，多是沈芳先人，私约商议既定，沈芳亲抱仲友幼女出厅事劝解，仲友仍作依从形状，即时宽放。”

除严蕊外，尚有一堆女性和唐仲友过从甚密，这些女性，尤其是沈芳，居然掺乎公事，简直是唐仲友的内当家，与唐仲友的亲密程度，比严蕊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仲友既是满园春色，那么爱情的半边天，还轮得到担负在严蕊的肩头吗？

仲友贵为知州，严蕊卑为营妓，不用脑子想一想，也会知道他们彼此的目的。唐仲友嫖舞无度，其目的不过玩弄女性；给严蕊落籍，说明其目的在于专享，不欲别人分一杯羹罢了。

那么，严蕊呢，怀着爱情梦想吗？严蕊是所谓“行首”，是营妓的头目，应该是精于此道，熟谙人情。她并不是什么情窦未开的少女。严蕊带着一大帮女人与知州老爷日夜厮混，她心目中难道没有利益计较，而只有清纯坚贞的爱情？

文人喜欢粉饰。严蕊的故事也得益于诗词助兴。《夷坚志》记载，岳霖上任，重申案件，要严蕊作词自辩，她随即口占《卜算子》一词：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口占”诗词，才思多么敏捷；以花自况，形象多么恰切；去住无方，情感多么哀婉。《卜算子》是点睛之笔，将故事推向高潮。严蕊如闲云野鹤，也摆脱了牢狱之灾，摆脱了爱情羁绊，获得心灵自由。

可是，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所记：“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竟然不曾写作《卜算子》，这是一件很扫兴的事。不但严蕊与她的爱情真谛一下子掉进了尘埃，还令人可疑，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是不是都出于一厢情愿的杜撰。

朱熹与严蕊的故事，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爱情似剪刀。朱熹被剪成反角儿，虽不能说是“躺枪”，但世俗显然更喜欢爱情，比较而言，他讲的大道理就一钱不值了。

严蕊及唐仲友被剪成正角儿，海誓山盟，郎才女貌，虽然真相是千古无二的官老爷狎妓的无聊故事。

民间的愿望呢，就是拿着一把大剪刀的人。只要有机会，就把故事剪成爱情的模样，添油加醋，借尸还魂。因为所有的道理在爱的道理面前，都是小道理，所以剪烂莫怪。

(除署名作品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雪中的城市(外一首)

杨富波

城市为大雪覆盖着
好比婴儿居于襁褓之中，
时而宁静时而活跃。
每一个街区
那些楼房店铺行人和车辆
变得相似起来。

无数的人们
(其实数量是有限的
就像雪花的数量是有限的
哦，只有上帝知道)，
冒雪出门或回家。
把身体溶进飞雪里，
又把影子投在雪地上，
投入同一种激情。

雪天没有夜晚，
只有强大的白昼和柔弱的白昼
更替着。
这虚幻的更替会把我们耗尽。

这里，烦恼之火时而旺盛时而暂熄，
这里，灼烧着克制不住的欲望，
一旦烧透就化作黑炭似的罪恶，
这里，幸福只是一瞬而期待何其漫长。
不错，这白色的城里也有蜂蜜和牛奶，
但那只是蜂蜜和牛奶，没有奇迹。

这是我沉浸其中的地方。

前进大街

记忆是这样温情地
摩挲那些业已消失的事物：
老树，栏杆，书店，
名称，公交站牌，
饭局，醉酒，徒步，
歌女……
与这条大街相关的好多事物，
这些年里都消失了。
它们或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沉着
如一块块石头沉在河底，
等有一天水落石出
便一件一件都暴露在阳光下。
其中，定然有个孤单而年轻的身影
在路上穿行——
我爱那黑夜里闪光的灵魂，
是不朽的思索者，
他没有放弃自己，
向着绝壁攀爬。

■行吟泽畔

清水寺的黄昏

文·李泳

——为了这点可能性，我们往往不惜代价。

2004年我来到北京念大学，念书的时候心里简单，似乎从学校东门走出去晃荡一圈，就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了。

那时并不知道，和单纯的西四环校园环境相比，东三环似乎是北京另外一个世界。这条路沿线集中着北京最密集、最贵的写字楼，也是北京最活跃的区域，这里聚集着北京最多的老外，也是北京最多夜生活所在的地域。白天你能看到衣着光鲜的白领们，他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东三环沿线，行色匆匆，进入一幢幢高楼大厦，在这些大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格子间，每天都难以预计他们需要在这格子间里待多久，也许今晚按时下班，也许今晚，那格子间的灯要一直亮到半夜。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在夜间从高空俯瞰北京，东三环的这一段会不会是夜空中最明亮的一段呢？

2014年再次来到北京以后，我就一直在东三环沿线，在这里居住和上班，逐渐发现这片地带的有趣之处。每天上班我都经过一道栅栏，这一道栅栏简简单单，却挡住了两片天地。栅栏的一边，是北京消费最高的地区之一：三

到京都想去清水寺。

我从稻荷神社经东福寺和三十三间堂走来，经过京都国立美术馆的门口，走过一条大街，来到五条坂，爬上斜坡的小街。小街悠长，如一幕大戏的引子，令人遐想街那头的景象。游人多，街边小店也多，尽列工艺品，有清水烧瓷器、宇治抹茶、唐人纸扇——称“唐”是主人客气了，有人考证纸扇是从日本经高丽传到中国的，当然又经中国人的发扬光大而传回日本了。还有和服体验加化妆服务的，出租全套行头，大唐来的姑娘们可以假妆演一回长安水边的丽人行。我一路过来，没听见几句乡音，却都汇到这儿来了。西南东北的方言，轻飘飘浮在小街的空中。还有多少长安洛阳的“乡音”？

小街尽头豁然开朗，挂着“清水寺”匾额的大门(仁王门)高踞在石阶上，门下两边蹲着昂首的石狮，张口像狮子座的星图。门后掩映着三重塔的尖顶。人流穿过西门，在庭院间散开。三三两两的和服女子，踏着木屐，提着布袋，打着花伞，说着乡音，也从三月三日的长安水边漂流到贺茂川来了。顺着石梯北上，有个小池塘，池边小树红黄参差，大树红如烈火，树下小山坡列着近百尊小佛像，佛爷结跏趺坐，身后背光模糊。从这儿仰看逆光的三重塔，立在一棵老树旁边，似待飞的鹤，又似迎客的松。塔檐向外尽情伸开，层层楼阁如楚宫舞女的细腰，亦如洛帕金娜舞的天鹅，曲颈向天。如此绰约的塔影，国内似不多见。应县的塔太胖，圣兴教的塔太挤，像发芽的老松树。同样身姿的木塔在京却很多，不论三重、五重还是九重，都亭亭玉立。

太阳要下山了，嘈杂声起，散漫的人群流向大本堂外的舞台。舞台下临深谷，红叶如浪，欲从谷底拍打栏杆。堂内供奉着十一面千手观音，可惜无缘参拜，听说

帝都东三环

里屯。这里生活着各个国家的老外，他们带来欧元、美元、英镑等消费，一顿饭人均几百上千也不算什么，而在栅栏另外一边，则是平常中国人的市井，十五块一碗的炒饭，二十块一份的黄焖鸡米饭，凉皮煎饼水果摊。奔波在这两个区域的，除了像我这样的白领，有保姆阿姨的身影，也有着梦想嫁老外从此改变命运的女孩儿身影。

就是这块神奇的地域，可能是多少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我曾经也是带着梦想走进过那格子间，可是后来却又迷失，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总是在质疑中似乎又迷失，在迷失中似乎又走向坚定，我羡慕有着朴素渴望的人，他们的梦想就是简单的梦想，好像不需要推敲和质疑，就好比三里屯的那个小屋。

小丽从四川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把孩子留在了四川老家，和老公到北京赚钱。她刚来到三里屯的时候，不会英语，没有文化，凭着一双手给外国人做事，什么都做，什么都愿意去学。很快她就能在外国人家里帮他们做三明治、煎牛排、拌沙拉、做咖啡。几年以后，她在三里屯开了一家果汁店，小店几乎没怎么装修，她却装了三大块黑板，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出果汁的菜单，对着字典查英文单词，一并写出来。字迹质朴而拙劣，却也因此显出了

她老人家三十年才见人一次。但我想她已经看惯了这片热浪吧。世间的人啊，她大概会叹息，滚滚的红尘还不够吗，还来哄闹红叶！是啊，我们凡眼看不见尘的红，凡心却偏爱叶的红。诗僧苏曼殊在看见“鸟舍凌波肌似雪”的弹筝女拿来的红叶，也动了凡心，说什么“恨不相逢未剃时”，这定是观音姐姐不愿看到的。

西山的太阳，隔着京都的天空斜照在东边的音羽山，团团红叶迎着缕缕阳光，在山野跳起光电效应的舞蹈，翻滚着杏红橘红桃红枣红的波浪，淹没了在红叶海洋里浮沉的松柏。这时如果传来古人和歌里唱的杜鹃的鸣叫，仿佛佛国迦陵频伽的妙音，就重现源氏公子的妙境了。

挤过舞台人群来到音羽山前的“奥之院”。在夕阳下，红色的飞檐和橘黄的梁柱，仿佛用阳光一层层涂抹，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院下的廊道斜对舞台的前缘，正好透视舞台的立体结构——它从本堂伸出来，悬在空谷上，由一百多根榫木柱纵横交错地支撑着，近四百年的悬空建造，还和立在地上的殿堂一样坚实。这不仅是匠人的巧夺天工，也多亏了自然的和谐包容。

清水寺不知被人火烧过多少次，平源争霸时，延历寺的僧人从比叡山跑到音羽山来把它烧了，大概既是平源两家的政治斗争也是佛门两家的门派之争。有趣的是，他们放了火还没忘立块牌子，写两句《法华经》的偈语：“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现在西门外还留着一块“念彼观音力”的石碑呢。这幕烽火大戏，从古演到今，从西演到东，真如贺茂川的水和比叡山的和尚一样，“都是不能随我心的。”(白河上皇有感于寺庙力量太强而发的感叹)

“清水”之源的音羽瀑布就在山脚。延镇上人当年



夜北京(摄影)

陈炜

特别的文艺气质。前来光顾的外国客人，她也请他们帮她核对英文拼写，老外非常乐意于这个事。

慢慢的小果汁店开始卖水果拼盘，有了咖啡机，顺带卖咖啡，接着又有了Yogurt Parfait，有了麦片，又有了三明治。慢慢的，你再也难以相信这家小店的主人是一个农村妇女，这家洋气的小店，和巴黎街头的小店，和洛杉矶街头的小店，可能已经别无二致。小丽性格也变得开朗，骨头里的某种自卑和腼腆在不知不觉中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向任何人敞开的勇敢和喜悦。就这样一点一点，我看着这个来自四川大山深处的女人，慢慢学会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世界。

看着她，不得不感叹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改造力有多大。那些奋斗努力的年轻人，之所以在这里挥洒着泪水和汗水，大概不仅仅是工资上的数字和格子间的那个位置，而是想要探寻我们该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吧？人们在波波营中想要寻求某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没有人知道哪一种才是最好的，但愿这世上所有寻求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然而总是有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大概这也是北京的东三环最迷人之处，为了这点可能性，我们往往不惜代价。



梦里看见淀川流着一脉金水，溯源就到了音羽瀑布，在这儿遇见了观音化身的白衣老翁。如今瀑布被赋予凡人的寄托，分三股从石亭落下，分管学问、爱情和健康。水分三股，祈福的人却只能选饮一股，有点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意味。有一首古老的和歌说音羽瀑布：源头的水可能老了，因为流水中只见如白发一样的水纹，那么，瀑布似乎该为自己加一假：青春。

太阳终于落山了，余晖还不舍地逼望着音羽山的红叶，更多的人还在从五条坂涌来特别拜观清水寺的夜色。可惜，他们错过了清水寺的黄昏。